

詩義重章互足說

黃 焯

詩三百篇皆古乐章，其章句措置之法，往往異于他文，故有辭意限于字句音节，不能完具者，則以前后章互足其義。而風詩率采民俗歌謠之作，反復詠歎者特多。故有一義而離為數章、析為數句者。若專執一章一句而立解，則鮮有合者矣。自康成作箋，已不全了此處。後來詁經諸家，其昧斯義者，或增字為說，或別立異解，而不知于本篇各章互求之。蓋事有近且易而人之求諸遠且難者往往如此。小雅之辭句，間與國風相類，故亦有章別而義相聯綴者。若大雅與魯頌及商頌之長發，雖或于意有不盡，重章以申殷勤；惟其辭氣音體皆與風詩迥異，故于義之重章互足者只偶見焉。今試求之國風小雅之中，其易知者，如魏風伐檀首章言伐檀，而不顯其用，次章三章獨言伐輻伐輪，驟視之，似嫌于不詞，是知必合首章為言，蓋謂伐檀以為輻為輪，非斬伐其輻與輪也。又如小雅鶴鳴首章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，卒章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，蓋謂它山之石可為錯以攻玉也。其較難明者，如齊風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（韓詩云，發，且也。），次章言齊子豈弟（傳訓豈弟為樂易），意在刺文姜與齊襄旦夕樂易而無慙也。豈弟乃續上章發夕為言，非偶發夕為文。鄭君不知，乃訓豈弟猶言發夕，而孔疏又訓發為發行，咸非詩意也。唐風葛生首章言予美亡此誰與獨處，次章言誰與獨息，三章言誰與獨旦，此以獨旦與獨處獨息互足為義，詩蓋託為婦人之念其夫云，予所美之人今不在此，吾誰與居乎，惟旦夕獨處獨息耳。鄭箋以獨旦語意不完，因訓旦為明，謂獨自潔明，實為贅義也。王風君子陽陽首章言由房，卒章言由敖，箋以房為房中之樂，故釋敖為燕舞之位。而不知二句合言，謂用房中之樂以敖也。小雅漸漸之石首章言武人東征不皇朝矣，次章言不皇出，卒章言不皇他，箋訓朝為朝王，出為出使。歐陽永叔詩本义又以出為出險。朱晦菴則謂武人但知深入，不暇謀出。所言各異。今謂三不皇句亦宜合言，蓋此詩敘將率東征，役夫久病，既有赴敵之忱，復有遇雨之苦，是以智慮廢而忧患專，朝夕無暇出于其他也。（謂无心及他事。）鄭風遵大路首章言不寤故也（傳云：寤，速也。），卒章言不寤好也，合言不宜速去其旧好也。小雅車牽首章言虽无好友式燕且喜，三章言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，总言虽无好德以为女友也。凡此之类，不能具引，茲特举其一二耳。其有重章互足，而旧說已明，乃后人忽焉不察，且妄相推度者。如王風丘中有麻首章言丘中有麻彼留子嗟，次章言丘中有麦彼留子国，卒章言丘中有李彼留之子。自郑箋誤解次章之义，以言子国使丘中有麦，著其世賢。清儒李黼平、俞樾輩又以卒章之子为子嗟之子，以为著其三代之賢。予以首章毛傳云，丘中塊壘之处尽有麻麦草木，乃彼子嗟之所治。是明以次章之麦、卒章之李皆为子嗟所治也。傳于次章訓子国为子嗟父，而于卒章之子无釋，蓋以詩于次章称子国，其下省之子之語。卒章称之子，則上承子国为文。实皆謂彼留子国之子，而为子嗟之变文耳。后人既昧詩義，復廢傳說，于是獨抒己見，咸以為得詩人本意，宁足信耶，又如檜風隰有萋楚首章言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，次

章言乐子之无家，卒章言乐子之无室，朱子解为政烦赋重，民不堪其苦，歎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憂。按朱說惟以乐子之子指萇楚言为是。而方玉潤則以为檜破民逃，詩意特如杜老哀王孙哀江头等篇之比，尤屬非是。今考序云，疾恣也，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慾者也。細玩序意，知此詩全篇皆为兴辞。所云无知无家无室者，盖通三章为言，以喻萇楚少而壮佼，（傳訓夭为少，沃沃为壮佼。）乃不知有男女室家之事。乐其如是，正所以疾檜君之淫恣而弗能如是也。故由序說。知此詩三章之义不可分，知其义不可分，則益知序說之有据。后人专执一章一句之义，紛紛臆測，竞标新解，何不憚煩之若是哉。凡上所陈，皆为前章句义未完，須待重章足成之者。其有句义完整，而本章义有未尽，犹待后章补申之者，如召南行露次章云虽速我獄室家不足，卒章云虽速我訟亦不女从，盖女謂男云，汝虽召我而獄，而室家之道不足，我終不得从汝也。邶风綠衣之三章我思古人俾无訖兮，卒章我思古人实獲我心，謂庄姜伤已失位，因思古人有处此境而无过者，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。小雅頍弁首章言有頍者弁实維伊何，三章言实維在首，意謂有頍然者之皮弁，实維伊何乎？宜在于首以为表飾也。菀柳首章言俾予靖之后予极焉（傳訓极为至。），次章言后予迈焉（迈，行也。），意謂王嘗以事使我謀治之，我則随之而至，乃居无几何，而又斥远我，而使我行也。凡上所举，皆后章足成前章之义者也。至于詩之句义未完，可即于本章求之者，如鄘风載馳言不能旋反，傳云不能旋反我思，則求之下句我思不远而足成其义也。范处义呂祖謙輩弗遵其說，遂謂許穆夫人思旋反于卫矣。卫风考槃言永矢弗諼（傳云：矢，誓。諼，忘也。），戴岷隱解为永誓不忘此乐，則求之上句考槃在澗（傳云：槃，乐也。）而續成其言也。郑箋或忽斯义，則以弗諼为不忘卫君之恶矣。他如大雅召旻維昔之富不如时（傳云：往者富仁賢，今也富讒佞。），維今之疚不如茲（傳云：今則病賢也。），据傳釋詩，則詩意实云維昔之富今不如时，維今之疚昔不如茲也。上句今字因下省，即可以維今之之語足成之。下句昔字承上省，即可以維昔之語足成之也。而王引之不解此义，謂两不字为語詞，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，今則賢人之疚如此。此大非也。若茲之流，今待推明者尚多也。